



會通電全國，舉行清黨運動，崇禮首先在滬執行清黨任務，並垂詢需若干兵力與時間，崇禮面報僅需用第廿六軍周軍長鳳岐及第二師劉峙所部，已足敷用，至完成任務時間，速則三日，遲則一週。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晚，命周劉兩部周密佈署，時中共在滬掌握有四十萬以上加入組織之工人，聲勢頗大，惟我軍行動必須通過法租界，而滬上各租界，均佈置鐵絲網，嚴密戒備，乃商請法駐滬總領事，准許我軍假道，該總理領事初未同意，經崇禮嚴正表示，我為適應事機，必要時將不顧一切，斷然行動，始予默許。



白崇禧將軍與本文作者

我軍部署完成，即採取行動，首將上海中共總機關——商務印書館工廠包圍，搜繳一部武器手槍手榴彈，相繼破獲中共機關八十餘處，逮捕中共首要份子汪少華、侯紹裘等三百餘人，其餘附從者，一律准許自新，不出三日，將上海清黨任務達成，於是各省先後響應，風起雲湧，一舉將中共份子清除於本黨之外，此實為本黨革命成敗之重大關鍵，中央爰定四月十六日，為清黨紀念日。」

按 蔣總統手著「蘇俄在中國」第一編第二章第十四節，說：「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而不是白氏所說的「四月」；又「行述」所說的「一夕而定」和「十數萬被脅迫之工人組織」，也和白氏所說的不同；「行述」所說的「以四月十二日為清黨紀念日」。白氏則說為「四月十六日」。

董顯光所寫的「蔣總統傳」裏，有關白崇禧和反共鬭爭的事件，除了前面所說的清黨以外，直接間接的還提到不少，謹節錄原文如後：

民國十六年，蔣總統在受北方軍閥的繼續進攻和漢口方面左傾分子聯合共產黨的威脅下，「從前在南京的堅強地位遂一變而為異常薄弱。」「自從他離粵北伐以來

，蔣總統向得廣西將領的擁護，這些將領在南京者有李宗仁及白崇禧，在廣州者為李濟琛。李氏目擊南京全局有崩潰之險，頗懷異念，」於致漢口左傾的汪精衛的電文中，「蔣總統名列第四，而由李宗仁領銜；」

「廣西將領咸認為祇有與漢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包圍之險。由於 蔣總統被視為和議之障礙，他的舊日同志遂不免對 蔣總統施壓力，以消滅其權力。在此環境下，蔣總統雖不願保持其權位，於是在八月十二日，他便辭去總司令之職」（見一〇七至八頁）

但是，李宗仁對於和汪精衛舉行的團結會議，有「極度失意」之感，「在廣西派統率下之南京軍隊即佔領漢口」（一二二至三頁）。因為廣西派之軍事領袖亦表示擁護蔣總統復職，十七年一月四日，蔣總統遂乘火車離滬晉京」（一二六頁）。

民國十七年七月，史達林擊敗了被稱為左派的托洛斯基之後，為向右派攻擊，也轉向左傾；中共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決議「推翻國民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府」。在如此的局勢之下，中國國民黨決定在民國十八年三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會尚未完成其任務之前，蔣總統已遭遇一次危險的叛變，致國民政府有傾覆之虞，這便是廣西將領的叛變」（一四二頁）。十八年初，桂系就已經暴露其叛亂之行動；三月底，蔣總統下令攻擊；四月四日，廣西軍隊放棄漢口，旋被擊潰於荊門。到了「民國十

九年三月，晉軍突然提出要求，要蔣總統辭去其政府領袖的職位。馮玉祥對此舉有密切的聯繫。「臨時加入叛變之另一將領為李宗仁，他已經重整其軍隊，在廣西之桂林建立基地」（一五三頁）。中共便乘蔣總統討伐西北叛軍的時候，在民國十九年的七月侵入長沙。

在對日本作戰的時候，「李白二人……均有卓越的表現」（二二一頁）。西安事變的時候，廣西將領也「無不為蔣總統的後盾，而要求從速恢復他的自由」（二四五頁）。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對日本作戰勝利之後：

民國三十七年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於南京，當時白崇禧任國防部長，「副總統之競選……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為候選人之一，但和他競爭者有數人，其中勢力最雄厚者為李宗仁……李宗仁之背景為廣西領袖，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競選，而集結一切不滿於政府之分子」（四七八頁）。那時共匪的叛亂日益擴大，到了民國三十七年底，「政府中顯已結集了一個人數不太少的主和派。該派的真正領袖是副總統李宗仁……主和派的最初行動便是駐漢口的華中軍總司令白崇禧……聖誕節之日，蔣總統接白崇禧來電，勸政府即與中共言和，而邀請美蘇二國聯合調解。約莫同時，湖南省主席程潛則通電要求蔣總統退職，並與中共商談和平解決國事」（五〇八頁）。於是「

蔣總統邀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約四十人，在其官邸中聚餐，徵求各人的實質意見……在談論至某一階段時，蔣總統頗為惱怒，他說：「我並不要離開，祇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他對於廣西派所主張採取的途徑却不敢存何幻想」（五〇九和五一〇頁）。當時主和派曾經「發動一種高壓力的公開宣傳，以促使蔣總統實行下野」。……「還有一種公然的威脅，謂蔣總統如再堅持，廣西軍隊……將退出武漢地區，讓長江一線開放給中共軍。蔣總統遂決意自己引退，給予廣西派一個自己試驗的機會」（五一一頁）。民國三十八年的一月二十一日。「蔣總統自行發表其下野的文告」（五一三頁）。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後，即派員謀和，並實施各種媚匪的措施，和不經行政院的同意而選電毛匪澤東接受其八點和談基礎；毛匪乃提出所謂「戰犯」的名單，要求李宗仁逮捕交給共匪「懲辦」，以證明李宗仁謀和的誠意，且限期必須全部接受其「八點和談基礎」和「二十四項補充的要求」（見五一四至五一七頁）。黃紹竑把這些和談的惡消息帶回南京，「謂政府接受共黨條件後，不僅須以全部國軍投降共黨，並須協助共黨解散及改編這些國軍。他又透露不管政府接受條件與否，共軍仍須渡過長江」。李宗仁「所想像的是中共允以長江為界，並仍以一些權力留給華南的政府。現在才知

道共黨……祇把他作為工具，以削弱政府作戰的意志。假使不是白崇禧此時對中共的最後通牒大加反對，則李宗仁為着貫徹求和之意，或者還有接受這些亡國條件之可能。白氏此時以電話告李氏說：「凡再言安撫中共者，應首先殺之」。……李宗仁祇得依從白崇禧的主張。四月十七日，李氏致電蔣總統，請其復職領導反共之戰。二十日，他命令在北平之和談代表拒絕中共提出之草案。這意義就是不惜恢復戰爭」（見五一七頁至五一八頁）。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和何應欽乘飛機到杭州和蔣總統會商，出席的還有白崇禧。

其後李宗仁倉猝地離開南京，中央政府遷到廣州，白崇禧也撤兵到衡陽。因為程潛和陳明仁的叛變，白崇禧所部又不得不從衡陽撤退。當時，白氏所部究竟應該南下調到廣州呢，或者是西向而到廣西？「李氏對此迫切問題却不作決定，轉耗費寶貴的光陰迫使閻錫山去職，而以白崇禧任國防部長……李氏甚至以免其職為威脅，閻氏仍不讓步。李白兩人都以為如果一切軍事皆受白氏統一指揮，美國或會給予中國重大的軍事援助」（見五三七至五三八頁）。十月三日，蔣總統前來臺灣；次日，「李氏召集軍事會議，以決定廣州應否繼續防守。會議的結果是聽前線的長官白崇禧作決定。但白氏所作決定，係在廣西境內作最後抵抗，而不在廣州（見五三九頁）。廣州之失陷，無論在戰略上



與政治上，均是政府的重大打擊。……此事對於世界輿論之影響尤大：……政府再遷重慶時，則無一國之使館隨遷者」然「中國政府仍控制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見五四〇頁）。再後，「李氏有發動組織一個區域自主政權的象徵……並向匪黨談判局部和平」（見五四六頁）。「贊助李氏的新計劃而與之合作者有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及該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遏止李氏此一陰謀則有賴於白崇禧的堅決反對」。「白氏為破壞此陰謀，乃強迫黃旭初辭去省主席職，而代以較可靠的李品仙」。此時李宗仁託辭患了胃病，想到美國就醫，又要發表文告，攻擊蔣總統。白崇禧趕到南寧，二人於此商談甚久，「爭論頗烈，白氏不克勸阻李氏赴美，李氏祇允不發表攻擊蔣總統之文字」（見五四七頁）。李宗仁答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曾經說：「本人擬請總裁即日復位」。白崇禧自桂林來電，也「同樣勸駕」（見五五〇頁）。

大整淪陷之後，廣西將領或降匪，或滯留香港，或往美國，白崇禧則追隨政府前來臺灣。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於民國四十三年春天的臺北召開，國民大會代表但銜今等二十八人，提出「為追究責任，以明是非，振紀綱，而資興復案」的提案，說白崇禧截扣中央銀行漢口分行的白銀四百二十六萬元，黃金二十萬兩，「實與安祿山之截留河北歲貢，吳王濞之把持山東鹽鐵，如出一轍」；又說「華中長官白崇禧

，擁兵數十萬，虎據夏口，數日之間，攤派民間防務經費四百萬元……但不知當時華中統帥臨去之日，曾憑壕守過一夜否？數十萬家，曾對敵放過一彈否？平居顧影矜寵，自比管樂者，豈若是乎！」這些本來是很多人所最重視而又無法明其真相的大事，由於但銜今等的提議追究，白氏乃以油印的答辦文件散之大會。關於前者，白氏說「1……當時漢口中央銀行庫存有無黃金，該行自有記載；現據前漢口中央銀行負責人經理鄭逸俠副經理柳希虛表示，該行當時庫內並無黃金，原案所云不辯自明」。「2……銀元三百七十餘萬元，華中長官公署經費係按照中央核定之預算向聯勤總司令部駐漢收支處具領，未向該行提支分文」。「接着白氏指出他來臺後經奉行政院四十年三月十六日某某字號的代電，於三月二十八日在財政部與審計部等有開機關會同清結有案。關於後者，防務經費一項，白氏說：「並未向民間另行攤派防務經費，更無防務經費名稱」。武漢軍事責任一項，白氏說：「自華中戰區成立以來，即對匪軍採取攻勢……比及徐蚌會戰，華中轄區奉令調往增援部隊計黃維兵團所屬之第十八軍（胡璉）八十五軍（吳紹周）第十軍（熊綬春）及整編第二師（何竹本），皆為華中最精銳之部隊，由信陽確山地區向蒙城方面兼程增援。又二十軍（楊幹才）二十八軍（李渤）兩個軍，亦自漢口地區，由長江趕運浦口增援。另轄區僅有之一個戰軍營，亦隨往參戰。計兵力五個軍，一個整編師，乃係華中主力，因增援徐蚌，幾乎全部犧牲。此時華中兵力較弱，轄區僅留第三兵團（張淦

）第七軍、四十八軍兩個軍，於平漢鐵路正面對劉匪伯誠兩個縱隊及孔從周匪部主力，皖省僅有四十六軍對大別山區及皖東地區之共匪作戰。至第十四兵團（宋希濂）僅第二軍（陳克非）戰力較強，擔任鄂西地區清剿，阻止孔匪從周部南犯，掩護川東門戶，故無法抽調。嗣以徐蚌戰局逆轉，匪軍分別自皖南及江陰各地渡江南犯，南京失陷，當時安慶及南潯線非華中防區，亦經派遣部隊防守。但匪軍渡江後沿浙贛線西進，已越過贛江向長沙醴陵方面逼進，威脅華中側背，武漢形成孤立，華中部隊始奉令向汨羅江南岸轉進，拒匪南犯。此乃華中部隊奉令由武漢撤退之經過，實皆遵奉最高統帥部指導，有案可查。總之大陸淪陷，匹夫有責，軍人責任更為重大，謹以待罪之身，將事實陳述，敬祈亮察」。提案經第一審查委員會提出審查的意見，是「保留」。

約莫是民國四十六年，為了中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事，白崇禧在他的官邸和我個人說過如此的話：自從李德隣到美國去後，李德隣是他李德隣，我白崇禧是我白崇禧；我生為國民黨的黨員，死也要做中國國民黨的黨魂。當他剛剛逝世的時候，我在中央日報的副刊上披露過他如此的談話；以廉介著稱，被譽為「張鐵漢」的國民黨幹部張雲漢，因之感慨萬千，說是身為國民黨黨員的可以三復斯言。

白崇禧在他逝世之前的數年，曾經如此的告訴過人：「蔣總統知道我。」

我如此兼容並包的提供以上的資料，以說明白崇禧其人其事，或者還不失為持平之見。